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三九回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

話說天子召見張叔夜、雲天彪、陳希真三人，問道：「宋江等巨寇已就蕩平，四方安樂，但奸人潛匿，何處無之。聯恐此輩乘間再發，所宜預定良策，以圖永奠。」張叔夜等一齊俯伏奏對道：「宋江之亂，因文臣失御於前，武臣玩寇於繼，因循坐誤，遂成大患。今陛下聖明，文臣武將，盡選賢能，治法精嚴，教化大行。從此金湯鞏固，盜賊消除。如陛下治益求精，應如何加意辦理之處，臣等謹遵。」天子道：「朕意欲查明從前各盜占踞深山窮谷之處，再行勘明基址，隨地制宜，設官備兵。如有後起宵小，俾知國法森嚴，無從聚跡。且兵為民之衛，足兵亦政之大經。朕意欲著雲天彪前往各地，相機辦理，務期章程盡善而止。」張叔夜等均稱聖議至是。天彪謝恩領旨，隨保刑部侍郎畢應元、天章閣直學士范成龍、諫議大夫孔厚為參贊。天子准奏。叔夜、希真與天彪一齊出宮，先查明前經用兵，及疊次聚盜各山，開單奏明：「天彪帶領畢應元、范成龍、孔厚辭駕起行，在京文武各官出城相送。天彪先將北門外元陽谷形勢查勘一番。元陽谷經張叔夜辦理，一切燉煌炮台，營兵額數，無不如法，應無庸再議。天彪遂與畢應元等一同出京，一路接站行止，地方官迎送。不日到了梁山泊，先坐落鄆城行台。」

原來梁山前面水泊，經徐槐填平，大半盡為陸地。此時梁山平定，這一片地畝任居民管業。那些居民卻在鄆城縣具呈，請仍復開通各港，以為漁業。府縣持議不決。適逢欽差雲公到來查勘地址，府縣官便將此議上稟。天彪聽畢，便與畢應元、范成龍、孔厚同去踏勘。天彪叫范成龍丈量了地畝，便命弔提從前梁山泊漁戶租稅冊子，交與范成龍核算。范成龍細細計算，便對天彪道：「此地若改為田畝，其租稅正與漁戶相當。」天彪道：「是了。從前梁山所以多寇盜者，為水泊內又港太多，奸人易於藏匿，出沒無常故也。今改為田畝，其利相當，而無藏奸之弊，又何苦而必欲開港業漁哉？」便命那班居民開墾地畝，又為他們相度地勢，經理溝渠。不數年間，良田萬頃，民賴其利，因呼為「雲公田」。

且說當時天彪經劃田畝畢，便同三位參贊進了梁山。只見那三座關門及左右等關，樓垣盡皆毀損，一切燉煌炮台亦皆殘缺。當時原擬削平地址，因兵役勞頓，而此又係不急之務，所以置之不動。天彪將前後細細的閱視了一轉，便道：「此關不但無須毀折，而且可以再加修理。」畢應元請問其故。天彪道：「我看此地大宜建營設官，以杜盜源。既要設營，這些關樓燉煌，都是有用之物了。」畢應元稱是，便道：「此處地形遼闊，既要設營，必須多置兵丁，須得先將糧餉先行籌劃。」天彪便與范成龍將裡裡外外所有出產，通盤查核了一番，便與畢應元、孔厚共議，將梁山泊改為梁山營，設兵馬都監一員，防禦使二員，提轄四員，兵丁三千二百名，又設督糧理事通判一員，巡檢一員。所有關內寨柵，大兵進剿時，已焚毀大半，今俱為補築。後水泊未經填塞，仍聽百姓捕魚為業。梁山經劃已定，先行恭折奏聞，又教畢應元分往鉅野縣去閱視麟山，孔厚分往寇州去閱視枯樹山。

不數日，畢應無從麟山轉來，對天彪道：「麟山一區，高鉅野縣城四□五里，地形遼闊，卻與滿家營相呼應，可於此處設提轄一員，置兵四百名，可以永遠奠安。」天彪依議。又不數日，孔厚從枯樹山轉來，對天彪道：「查得枯樹山一區，山形險阻，雖為聚盜之所，但未能容受多人，又且逼近州城，苟營汛兵捕率真辦事，何至疏虞。為今之計，可酌撥寇州兵一百二□名屯紮於此，以便呼應。」天彪依議，當即奏聞，便將梁山營裡應如何修理之法，交代了曹州府及鄆城縣。

天彪與畢應元等就從梁山起行，繞道過紫蓋山。查看紫蓋山形勢，四面孤懸，乃是小盜出沒之所，大盜斷難容足，笑火萬城、王良當時佔據此地，毫無識見，便議置立幾處燉煌譙樓而去。路經對影山，天彪遙望見山形險峻，便道：「這山卻是大盜盤踞之地，倒須細細閱看一番。」當時一行人馬徐徐前行，到了山邊，天彪吩咐儀從退後，自己與畢應元輕騎簡從，登山四面觀看，果然崖谷崢嶸，地形險要。天彪看了一回，便與畢應元等議設營弁。議畢，便再去相地安營。原來這山地形雖險，水口卻老大不便，若使一月不雨，千軍萬馬可以活活的渴死。天彪道：「如此看來，此山亦非要地也。」便罷設營之議，僅於四面要道置設燉煌，添汛兵數□名。

當時辦理已畢，一行人馬離了對影山，向東進發。早有青雲、新柳、猿臂三營官員出來迎接。天彪進營，到三處逐一閱看，所有一切寨柵門關，土□城郭，炮台燉煌，經陳希真辦理妥善。惟當時為防堵強寇起見，三營兵丁額數，合計得八萬有零，及泰安、新泰、萊蕪三處平定之後，陸續裁汰，尚有二萬名。天彪因與畢應元等商議，就此抽出三千二百名，移置梁山營，以充兵額之數。此地尚有一萬六千八百名，猿臂寨設兵四千名，青雲營、新柳營各設兵三千名，餘六千八百名，分置沂州府各屬縣下編收，統俟瘡痍平復，再行陸續抽退。查得青雲營有磁寨一局，先歸青雲營征收租稅，後劃歸沂州府蘭山縣征收，今將各寨戶編查清楚，特設巡檢一員，督理寨務，官名理寨巡檢。餘俱悉照舊章，無須更改。

天彪等即日起行，不回到了青州清真營。此時清真營內所有登、萊、青三府戍兵，已盡行撤回。天彪查點了本營兵丁，原來這些兵丁，當時原係各路招募的鄉勇充當。今日查問，內中有願歸農改業者聽之，其有願充兵卒者收入兵丁冊，共計得八千名。便議清真營置設兵丁二千名，營中原設有防禦官，今仍其舊。便與畢應元、范成龍、孔厚分巡二龍山、白虎山、清風嶺、桃花山。巡視畢，四人會議：二龍山設防禦使一員，兵丁八百名；白虎山設提轄一名，兵丁五百名；桃花山亦設提轄一員，兵丁六百名；惟查清風嶺舊設文武知寨各一員，今已廢，天彪便議復設武知寨一員，兵丁一千二百名，其文知寨一缺不必復設。此回營兵丁，即以清真營羨額之兵充數。尚有羨額兵二千九百名，就分置泰安之秦封山、新泰之望蒙山、萊蕪之天長山。其召家村、正一村兩處，俱已撤散，無庸復議。哈芸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均分發各營授職。

安派完畢，天彪等就從青州起行，一路上觀看形勢，凡遇山林險阻，可以藏奸之所，雖未經盜賊佔據，亦為經理一番。順路到登州府查勘，登雲山台峪卻是海疆要害，便議改為登雲衛，設防禦使一員，撥登州兵四百名駐紮防守。就將海疆各衛所一齊整頓一番，所有營汛燉煌，一一修理復舊。便駕海艦巨舶，出海口，渡洋面，但見各島嶼星羅棋佈，洪濤萬頃，蛟宮鯨窟，出沒煙霧之中。天彪一路觀看，長風迅利，直達天津，又將各衛所閱視一番。順道至遼疆經略府，去謁見種師道。師生相見，有何不喜。當時種師道以欽差大臣之禮待天彪及畢應元諸人，設筵相待，席間說些天子聖明，四海清平的話。雲天彪將現在奉命查勘各處地址，今已將山東一區如此如此的經劃說了一遍，便請教老師指示。種師道都一一點頭稱好。眾人暢談一切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天彪辭別了種師道，率領畢應元、范成龍、孔厚一同起行，便往飲馬川去查勘地址。只見青山回抱，綠水灣環，當時大盜盤踞，此刻遊人玩賞，說不盡那樓閣連雲，人煙繁集。天彪看了一番，便對畢應元道：「我看此處無須置兵，只須設立巡檢一員足矣。」應元稱是。便將飲馬州改為飲馬司，置設巡檢一員而去。便到了鹽山，只見兵燹之後，敗壘遺柵，木焦石裂之狀，彷彿猶存。天彪與畢應元等巡視一番，又派范成龍去分巡蛇角嶺，孔厚去分巡虎翼山。不數日都轉來，一同會議，便將這三座山都改為營寨，各設立防禦使一員，兵丁六百名。因將河北所有一應山林險阻都查明瞭，或設汛，或置營。

繞轉大名府，跨過黃河，到了江南。先將徐州芒碭山一區查勘。芒碭山岡巒起伏，雲氣聯綿，實為險阻之地，便議於此設立游擊一員，兵丁二千四百名。天彪便教畢應元去巡視黃門山，孔厚、范成龍去分巡各山。天彪親去巡視冷豔山，只見冷豔山四面燉煌營汛，一一如法。原來是雲太公在日，稟明當官設的。天彪見了，不覺愴然，便一依太公的經劃，又添設了三座燉煌，將冷豔山改為冷豔營，置防禦使一員，兵丁一千二百名。不數日，畢應元自黃門山轉來，說起黃門山形勢，議於此處建立五座炮台，設提轄一員，兵丁三百名管守。天彪依議。又不數日，孔厚、范成龍都轉來，將江南各山形勢一一說明。天彪與畢應元等會議了，各處都如法安排訖。

公事已畢，天彪由冷豔山回風雲莊去省墓。那雲氏族中故老子弟，並鄰舍親戚，齊來迎接賀喜。東家請酒，西家設筵，真個是錦衣歸裡，說不盡那些朵耀輝煌。天彪應酬了二日，因回朝覆旨要緊，便不多停留，辭別了親友起身，已是宣和四年二月。

天彪與畢應元、范成龍同行，不日回轉東京，差孔厚往少華山查勘，天彪與畢范二人先進京城，入朝見駕。天於已陸續收到天彪的奏議，此時天彪見覆覆旨，又將所有情形面奏了一番。天子大喜道：「朕固知非我越國公不能也。朕於去年□月初□日，有第宅賜卿，卿可就第。」天彪方知出使之日，天子已有恩賜，即忙叩首謝恩。天子又頒內府器玩，賜與天彪、畢應元、范成龍三人。三人均各謝恩而退。

天彪回到新賜的第宅，地方官早已打掃鋪陳，煥然一新。天彪到了私第，各官都來慶賀，三日筵宴，非常的鬧熱。不數日，孔厚自少華山回來，先見了天彪，將少華山形勢告述了一番，便同去朝見天子，將少華山形勢奏聞。天子便准少華山設游擊府，置兵一千六百名，又重賞了孔厚，復歸本職。

單說雲天彪朝罷回第，雲龍、劉慧娘及一切眷屬都移居住在新第內。天彪吩咐就第中打掃精舍，排列群書，每日早朝罷回，就在精舍內博觀群籍。因想列年戎馬倥傯，所有手著《春秋大論》一書，尚未脫稿。今天下太平，朝野無事，便於退朝之暇，取出那卷稿子來，細閱一遍。周□四王，魯□二公，五霸，七大戰，俱有成論，只須改易數行，便可無疵。其餘會盟征伐，亦有論斷，便博採先賢名論，補綴參訂。書成之後，攜去請教於張嵇仲。嵇仲細閱一遍，擊節稱賞，便勸天彪速將此論恭呈御覽。天彪依言，便回第每日親手繕錄，約計一月有餘，錄成裝訂，親自齎獻御前，恭呈聖覽。天子見天彪有著作，欣然首肯道：「卿之手著，必大有可觀。」便收入宮內被覽，果然議論崇闕，斷制精確。天子大悅，臨朝見天彪道：「卿所著書，朕已披覽，具見學力宏深，真儒教中之功臣也。此繕本可收入四庫，卿所家藏副本可速付梨棗，以廣流傳。」天彪稽首謝恩而出。當時遵諭刊刻，張嵇仲恭紀聖言，弁諸簡端，賀太平、蓋天錫、陳希真都贈序言，刊刻刷印。天子傳諭頒布天下，天下士子無不欽佩，家家傳誦不朽。天子又賜天彪「功崇學正」匾額。天彪謝恩，謹將賜額懸釘新第中堂。原來此第係是蔡家的舊宅，極其宏敞。

當時天子賜宅之際，同日以童貫之宅賜張叔夜，以高俅之宅賜陳希真。此時天彪出使未歸，叔夜與希真一齊出班謝恩。叔夜受賜遷第，惟希真跪奏道：「未出師之前，臣曾奏過皇上，臣成功之後，不願富貴，只求入山修道，已蒙天恩俯准。今裡暫時棲止，求恩免賜第宅。」天子笑道：「卿當真要如此？」希真磕頭道：「辜負洪恩。」天子又笑道：「卿何須這般性急，且待雲天彪出使轉來，大功告竣，你再去罷。」希真道：「既蒙聖恩暫留，敢不凜遵。臣自有房屋在西大街關邪巷內，那年因高俅陷害，抄沒入官。天恩浩蕩，察裡無罪，賜還臣故居，臣私願足矣。」天子便叫查出原卷，即速賜完，不必覆奏。又諭希真道：「高俅之宅，朕言已出，卿不可違，你那故宅做了別墅罷。」

希真叩頭謝恩，感激退朝，回到智勇侯府來。祝總管同陳夫人一齊接入。二人請安畢，希真道：「我兒，今日承蒙聖恩，賜還了關邪巷的故宅，又另外賞了一座宅院。天恩浩蕩，言語難盡。」麗卿歡喜道：「爹爹，我們何不今日就先到故宅看看。」希真道：「我正為此，來叫你們同去。」二人大喜，當即起身，只帶了隨身的僕人親隨，同到西大街關邪巷來。進得巷時，先有幾個虞候都管在門前候著。希真吩咐開進去，就去把那封皮揭開，打斷那鎖。原來那所房子被高俅封鎖之後，發官變買，哪個敢來買。高俅要送與幾個親友，都是怕裡面有鬼，不敢去居住，所以還封鎖著。三人都跳下了馬，麗卿想：「那年乘霧逃難的時節，父親從那邊牆上跳下來，如隔再世。」三人一同進去，看那裡面好不淒涼，庭上庭下，天井牆邊，青草莓苔長得挨擠不開；樑上倒掛塵垂滿，許多鳥雀在裡面做窩，見人來都飛了出去；傢伙什物，半點都無；窗門格子有些都倒在地下。希真道：「你們在此，我去探望鄰佑。那年官司，都累了他們，須得去謝謝。」

麗卿引永清到了那樓上，指著對永清道：「這間是我的臥房，外邊這間還有個養娘住的，你看塵土這般厚了。」口裡說話，止不住眼裡滾下淚來，悽惶不已。永清道：「我們如今大仇已報，富貴功名俱已成就，不要只管傷感了。強如我家，片瓦都無。」麗卿收住淚道：「玉郎，我同你到箭園裡去看看。」二人下樓來，那些都管已督押夫役在那裡打掃，拔草搬土。二人到了箭園裡看時，只見那些桃樹，也有枯死的，也有跌倒的，剩得不過一半。那三間箭廳和那座亭子，都精空的，一物俱無。麗卿和永清在那亭子扶欄台上坐下，歎息了一回。侍從人來稟道：「公爺拜客轉了。」二人到了外面，希真道：「我們去休，讓他們打掃鋪陳了再來。」三人同出，又到了御賜的宅第內，賞玩了一回。當晚，父女翁婿都息在新宅內，希真就在虛明閣歇息。

不數日，親隨來稟道：「舊府第已修理鋪陳完畢。」希真大喜，當日便吩咐舊宅內準備酒筵，酬謝高鄰。那日正是□月□五日，遂帶了麗卿，各坐大轎，同往故宅，裡面果然鋪陳得煥然一新。原來都是祥符縣知縣官極力辦理，派得力公人，體己幹辦收拾得無微不至，麗卿□分歡喜。文武各官都來賀喜。散去後，陳希真不脫公服，挨門逐戶去啟請了眾位高鄰。哪個敢不來，有幾家搬去的都搜尋了來。須臾之間，老的，少的，貧的，富的，廳上坐滿。希真朝上拜倒，說道：「陳希真那年深蒙眾位高鄰提拔，脫離大難，累了高鄰，感謝之至。」眾人連忙回拜道：「相公，折殺我們！」希真都依年肯讓了坐位。眾人齊說道：「那年高太尉尋事害相公，我們憂得你苦，大家都不伏氣。今日天可憐見，做了大官，正所謂皇天不負善心人。」希真謝道：「全賴高鄰福庇。」首坐一個龍鐘老人，腫著兩個眼泡，掬著一嘴白鬍子，說道：「我早說提轄必然發跡，今日果然做了大官。象提轄這般人能得幾個！」希真只稱不敢，眾人都笑。親隨人抬上了金帛禮物，按著人數，一人一分，希真親不送過去。眾人起先那裡肯受，只聽得滿耳朵都是「阿也也」的聲音，推讓了好半歇才得定了。酒筵擺上，階下奏動鼓樂，大家坐了。

酒至數巡，一個親隨稟道：「郡主出堂。」只聽得環佩丁東，六七個使女擁著麗卿出來，鳳冠霞帔，玉帶禁步，金裝的命服，走上庭前，朝上立著。希真道：「我兒，可與眾位高鄰見個禮。」嚇得眾人跌跌踉踉的避了開去，都說：「什麼道理！」階下細樂奏動，麗卿依次序都道了萬福。眾人都拜下去，麗卿也連忙跪倒回禮。希真道：「這不是折殺也！」也回拜了。麗卿告辭進去。希真極其感戴酬謝，眾鄰合都是拘拘束束的，都不終席，紛紛告辭了。希真只得送出，又叫每一家另送一席去。

希真退入後軒，與女兒說話。聽得外面開道之聲，麗卿道：「想是玉郎來也。」須臾報進來道：「郡馬到。」希真甚喜。祝永清進來拜見道：「泰山，小婿叩賀。」希真呵呵大笑，連忙扶起。夫妻都見了禮。希真道：「如何這般晚？」永清道：「官家在天祿閣叫儒臣講書；講畢，又觀武臣校射，故此歸遲。」希真吩咐家宴，便對永清道：「賢婿今夜歇在這裡。」永清回顧那員裨將道：「發放他們回去。」看看月光上了，麗卿要到箭園亭子上擺宴。那座箭園收拾得比前更好，只是不開桃花。當日，父女翁婿在亭子上開懷暢飲，說起從前的一番事業，大家都歎息了一回。永清道：「卿姐可還記得，那年我同你在猿臂寨演武廳上步月飲酒，也同今日一樣月色。」麗卿道：「可不是麼！真是光陰如箭，日月穿梭，今夜月亮同那年的一般。」

永清對著那片清景怎不動情，便起身對希真道：「小婿酒後放肆，欲歌舞一回。」希真道：「應得請教。」永清便攬衣下了亭子，在月光裡舞了一回。端的階下玉山傾倒，樽前素影翩躚。舞罷，上來人坐。希真、麗卿都喝采。侍從之人無不暗暗稱羨。永清抗聲歌一篇五言，句道：

「人生無百歲，朱顏能幾何？斗酒爭芳夜，清光搖婆娑。感歎古豪傑，俱已歸山阿。當其耀質時，自命一何多。拔劍擊大荒，開邊厲長戈。經綸捷雷雨，法術奠山河。更有巖居子，獨寐發寤歌。金筋並玉骨，歲久終消磨。何加天上月，互古揚清波！」

希真聽罷，擊節歎賞，暗暗點頭。麗卿笑道：「我近來幾年被玉郎纏障死。」永清笑道：「怎的是我纏障你？」麗卿道：「沒來由，你捉定了我，要我學做詩。我又不好拂你的意，胡亂讀了些。今我對此良辰美景，吃你害得擺佈不下，心裡想了幾句，要說出來，你卻不許笑我。」永清笑道：「便請教些何妨，誰敢笑你。」那麗卿酒遮了臉兒，也不怕不好意思，便頓開喉嚨，鶯轉燕語的吟道：「明月照桃花，依然還我家。」永清大笑道：「真是高的。還不謝我師父，反要怨我，真沒良心，先罰你一杯！」希真笑道：「你不要打岔，聽他說下去。」麗卿道：「明月照桃花，依然還我家。回想猿臂寨，又在天一涯。」永清喝采道：「真好！」麗卿接下去道：「去時何悲傷，歸來何歡喜。歡喜與悲傷，只在這片地。」永清道：「意思實好，可惜地字不叶韻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不要管他，只顧做下去。」麗卿道：「今日歸故鄉，故鄉空斷腸。怎比深山裡，仙家日月長。」永清聽罷，也不覺淒然下淚，說道：「姊姊真是夙根人，在干戈戎馬之間，略一沾唇，出口便恁般風雅。只是章法字句尚未磨琢，然已虧你。」麗卿笑道：「正要

你與我琢磨。」永清道：「怎比二字，詩家少見，不如改了『何如』二字。『只在這片地』，不如改了『只此風光裡』，泰山可是否？」希真點點頭。聽他二人的詩意，都是物窮思變，知他們玄機已動，因緣已到，便默坐定神，觀他二人的根基，暗喜道：「到了。且消停月餘，定有機會到來，好點破他們也。」當時且不發言，大家說談別事，盡興暢飲，直到二更，方才吃了飯，收拾歸寢。

次日，希真依常早朝，與張叔夜、賀太平共議軍國重事。朝罷歸來，入靜室跌坐，修現內丹。原來希真於金丹一道，已有一半工程。雖歷年戎馬倥傯，未暇修煉，但根基已十分堅固，所以在千軍萬馬叢中，真性凝然不動。今當太平閒暇之日，便先將那丹經秘發參究一番，將前進的路程探看熟悉了，再等機會。

這日，希真正在靜室默坐，外面忽投進一個名刺，希直接手一看，乃是「王子靜」三字。希真大喜，忙教請入客廳。希真換了衣服，出廳相見，王子靜已在廳上。希真唱喏道：「賢弟違別多年，此番光降，大慰闊懷。師父安否？現在何山？」王子靜答道：「小弟正奉師命，來訪師兄。」希真遜了坐，侍從獻茶。希真開言道：「賢弟親炙師長，邇來功業定然精進，可煉養些什麼工夫？」子靜道：「承蒙下問，慚愧之至。師父雖不棄蠢頑，惟小弟憨拙性成，毫無長進。」希真笑道：「賢弟何其過謙，將來同養元功，正是自己弟兄。」一面吩咐備酒，邀入內花廳坐地。俄頃酒筵齊備，希真相遜入坐。席間希真又問：「師父現居何山？遣吾弟前來有何見諭？」子靜道：「七年以前，小弟從師父隱入廬山。那時師父曾說起師兄，尚有七年世緣未了。今屈指已屆其期，不知這七年中吾兄事業如何？」希真道：「那年小弟為高俅陷害，正欲訪尋吾弟，同避深山。不料魔障未盡，世緣相牽，七年中竟有如此如此大事業。」便將怎樣落猿臂寨，怎樣與宋江作對，怎樣恢復了袁州，獻賊歸誠，怎樣平定新泰、濮州，怎樣從張經略平滅梁山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並道：「此刻獻俘奏凱，大功已定，小弟早已在天子前辭職告退，擬欲到師父前侍從學道。誰是聖恩深重，留我暫住幾時，只得遵從。看來不久就可入山矣。」子靜道：「師父遣小弟前來，正為此語。師父說，金丹真傳吾兄俱已領會，無庸多囑。就是成功之後，急流勇退，吾兄諒亦能之。惟修道之處，師父為吾兄選得嵩華兩山，可以安身。又，令愛亦是道器，可付真傳。吾兄努力進修，勿負師父屬望。成道之後，再行聚會。」希真連聲諾諾。酒筵已畢，又敘談一回，子靜告辭。希真相送出門，寄請師父道安，子靜相訂後會而別。希真送別了王子靜，仍入靜室修觀。

這日，希真正與祝永清、陳麗卿同在關邪巷舊宅箭亭上飲酒歡談，忽報猿臂寨知寨官差人到來，希真即叫喚入。看官，你道這差人為何而來？原來麗卿自到京之後，記念那猿臂寨這張磁牀。適因雲天彪奉命出使，范成龍隨行，麗卿因囑范成龍到猿臂寨時，教知寨官著人界這磁牀來京。范成龍依言，到猿臂寨吩咐了那個知寨，所以此刻有差人上來，呈遞知寨官的稟折。希真拆開看時，內寫著：「某月日，西廂房忽然坍塌，將磁牀壓為齏粉。」麗卿大吃一驚，連稱可惜，不覺弔下淚來。希真急忙勸諭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玉闕瑤台，兩父女飄然遠引；安邦定國，一部書告厥成功。究竟《蕩寇志》怎樣完篇，且等下回結束。